

梵·迪克新闻话语结构理论述评

丁和根

内容提要 荷兰著名学者梵·迪克通过对新闻话语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套新闻文本结构分析的基本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新闻格局可以描述为新闻文本的语法结构即总体形式结构,语义宏观结构则是新闻文本的总体内容结构。新闻格局具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和组织系统,由此给语义宏观结构提供限制性。语义宏观结构经过宏观规则的作用从语义微观结构转化而来,它有特定的语用策略,从而对新闻报导的话语构建起具体组织作用,同时监控文本的局部和整体的语义连贯。对新闻话语结构的探索,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新闻话语的规则和运作方式的理解,开拓新闻学术研究的新境界。

关键词 新闻话语 结构分析 语法结构 语义结构 语用策略 梵·迪克

丁和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 210093

荷兰学者梵·迪克(van Dijk)^[1]是当今话语分析学最突出的代表,他在新闻话语分析方面有着独树一帜的成果,既为话语分析学说建立了一个应用研究的分支,也为传媒话语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近10年来,国内虽然已有部分人介绍过他的学术成果,但这仅限于符号学和语言学领域,并且远未引起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重视。梵·迪克的新闻话语理论主要包括新闻文本的结构分析、新闻话语生产的分析、新闻话语理解的分析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密切关联的部分,本文所要评述的主要是其新闻话语结构分析的内容。

新闻格局 新闻文本的语法结构

梵·迪克认为,可以用新闻格局(news schemata)、语义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等专用

概念来对新闻文本进行结构分析。前者是就新闻文本的“语法”层面而言的,后者是就新闻文本的语义层面而言的^[2]。

“格局”是英文单词 schema(复数为 schemata)的汉译(或译为“图式”),在一般意义上,它指的是知识的特定组织形式,往往表现为纲要或图解;在哲学中,它意指某种先验存在的图式;在心理学中,它又意指人们积累经验的思维组织即人们的知识结构。20世纪早期,西方学者首先在文学范围内开始了对书面或口头话语的格局的探索,比如普罗普对民间故事叙事范畴及其在故事中的组织模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后来逐渐流传开来。由于新闻报导和故事有相似之处,该方法也被新闻话语分析所吸收。80年代,梵·迪克提出并论证了这样一种设想:“报界的新闻报导是由

约定俗成的新闻格局构造组织的”；这种新闻格局可以描写为话语的抽象结构特征，或者再现，或者社会共知的、使用新闻的规则、规范和意识形态系统。^[3]他所说的新闻格局，既从一般意义角度也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借鉴了格局的含义，系指在新闻文本构成中各种相关知识的特定组织形式。梵·迪克又将其称为新闻文本的超结构（superstructures），我们也可以将其表述为新闻文本的语法结构或者说是表层形式结构。

语言学中对句子结构的分析是由句法范畴的划分及其功能定位来进行的。与之相仿，对新闻格局的考察，也可以通过对新闻文本形式结构的范畴分类和功能描述来进行。一般而言，每种话语体裁都有常规的格局范畴，正是这些常规范畴的特征及其功能实现，使文本能够被正常地生产出来，新闻报导也不例外。梵·迪克将新闻格局分解为以下五个常规范畴。

一是总结。它通常被放在开头的位置，以突出文本最重要的话题或主题。总结又分标题和导语两个次级范畴，它们一起被用来表达主要新闻事件。总结在新闻文本中的功能与在一般话语体裁中类似。从认知的角度说，标题信息和导语对随后的阅读和理解过程起监控作用。此外，总结还有认知策略功能，它在阅读一开始便向读者传达语义宏观结构的信息，从而使读者避免自下而上推断宏观结构的困难。读者一旦了解文本的话题或主题后，就会激发记忆中的相关知识，从而迅速解释词句及文本的局部连贯机制。

二是主要事件。这一范畴的内容紧接于导语之后，它负责安排促成这篇报导的新闻事件的一切信息。主要事件范畴所涉及的事件可能非常复杂，那样便会形成连贯的主要事件序列或情节。它在语义内容上又可分为主要起因、主要成分以及各种后果等不同层面；对于同一新闻事件，不同的报导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与新闻事件同时发生的可能还有其它事件，这些事件一般会作为主要事件的背景来处理。这一范畴提供新闻报导的最重要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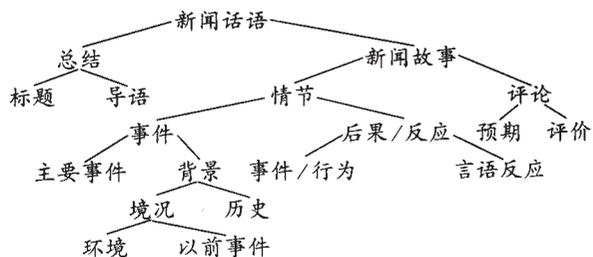
三是背景。背景有目前背景与过去背景之分，梵·迪克将前者称为“环境”，而将后者称为“以前事件”，二者共同构成新闻事件的“境况”（circumstances）。境况与历史则成为背景之下的两个次级范畴。背景范畴的认知功能，是“使读者激发记忆中的‘情景模型’，即个人累积经验的再现（representations）及有关具体情景的知识。新闻

理解的主要目标便是更新（update）这些模型，并将它们与其他新闻情景模型联系起来”^[4]。

四是后果。后果范畴涉及主要事件之后发生的行动和事件，它们一般被看作是主要新闻事件造成的结果。后果由某些事件（或行为反应）与言语反应（verbal reaction）两个次级范畴构成。言语反应范畴使记者能够客观地估量新闻事件，却无须自己直接出面做任何评论，因而具有重要的策略意义。后果是衡量新闻事件相关性和重要性的标准，它与主要事件、背景一起，构成新闻故事的核心，也就是范岱克所说的新闻故事情节（episode）。

五是评论。在新闻报导中，“用事实说话”是最起码的常识，但评论性的信息在报导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评论范畴所包含的既可能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expectation），也可能是记者本人对新闻事件的公开评价（evaluation）。预期与评价构成评论的两个次级范畴。

这些范畴并不完全是一种平行关系，但它们在新闻文本格局的范畴等级系统网络中都是一些最重要的交接点。它们可以被嵌入一个完整的分层结构系统^[5]：



梵·迪克强调，这张格局图中包含着许多语义三角，它们按分级构造原则排列。该图的读法应该是自上而下、从左向右的。在文本表达过程中，一般先得到表达的是两个平行三角的左边一个，先得到呈现的是此三角的顶层信息，待左边三角的顶层信息得到呈现之后，接下来是右边三角的顶层信息，然后从右边回到左边第一个三角，表达低一层面的信息，以此类推下去。在实际的新闻话语表达中，文本结构可能会因种种原因而发生许多具体的变化，但是，不管会出现多少灵活的“变格”，它在总体上仍是万变不离格局之“宗”的。

新闻文本的语义结构

正如句子分析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仅仅靠语法分析解决问题一样，文本的结构分析不仅涉及符号学意义上的语法学，而且也与语义学和语用学

密切相关。如果说新闻格局(超结构)是类似于句子语法的文本高层面的形式结构,那么语义结构就是文本的内容结构,后者对文本内容起直接组织作用。

在梵·迪克看来,新闻文本的语义结构与一般文本一样,也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结构是文本语义结构的底层组织,命题是其基本构成单位。宏观结构是用来描述话语的话题(topics)和主题(themes)的一个概念,它与微观结构相对而称,指话语的整体语义结构。

梵·迪克认为,话语的语义结构是由命题构成的。他将话语的语义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或称“微结构”)解释为话语局部的“命题集合”,即命题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关系。这里所谓的命题,实指表达最基本事件或状态的原子命题,即只包含一套主、谓结构的命题。也就是说,原子命题既是话语语义也是语义微观结构的基本构成单位。而语义宏观结构则是话语的深层语义表现,它可以表达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宏观命题。在一些文本中,它常常会通过声明、题目、摘要、主题句、行动规划等表示出来,这便是通常所说的主题或话题。话语生成必须先有一个主题或话题,主题或话题演化成具体的意义,这些意义再发展成实际的句子。反之,在话语生成之后,人们接受话语时又总是通过某些程序(如删除或概括等)将话语的话题或主题重新整理出来。

与文本超结构一样,语义宏观结构也是一个分级构造的结构体。它可以分为若干层面,每个层面由一个命题序列组成,组成这个命题序列的命题往往是低一级命题序列的“总结”。由低一级命题序列提升为高一级命题,通常有一些规则在起作用,这些规则被称为“宏观规则”(macrorules)。正是宏观规则,使宏观结构可以从话语句子表达的命题集合(即微观结构)中衍生出来,从而使整体内容得到表达。

宏观规则作为连接语义宏观结构和语义微观信息的工具,在文本生成与阅读中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宏观规则主要包括以下三条:(1)删节规则 $[(a \& b) \rightarrow b]$,它能在若干信息单位中去掉较不重要的信息单位;(2)概括规则 $[(a \& b) \rightarrow c]$,它能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信息单位浓缩成一个宏观结构;(3)组构规则 $[(a + b) \rightarrow c]$,它也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信息单位浓缩成一个宏观结构,但它与(2)不同的是,后者的操作依据是上、下义关系,而本

条规则的操作依据却是心理框架关系,即c所表示的是一个比a和b单元更高一个层次的心理知识单元。在文本阅读中,宏观规则的操作方向是底朝上(bottom-up)的,它将文本的主要内容变成能进入长期记忆的信息,并且以某种结构或框架的方式储存下来。与之相反,在文本生成中,其操作方向则是顶向下(top-down)的,也有人称之为“反宏观规则”。“反宏观规则也是以心理框架为基础,在语言生成时,作者在认识、愿望、意图等基础上,必定先有一个思维、组织提纲、选择衔接方式过程,然后再以事件和行为的常规特征、标志、条件、组成部分、结果等因素为基础,进行语言生成。”^[6]这在新闻文本的生产和阅读过程中也不例外。梵·迪克虽然指出了宏观规则在新闻语义运作中的重要性,但他对此并未展开充分的论述。

在梵·迪克的新闻结构理论中,一个新闻文本的总体宏观命题即总主题之下,可以有若干层次的分级宏观命题即分级主题。新闻格局的每一范畴都对应于一个表达分级主题的宏观命题。宏观命题是与原子命题相对而言的,它由一系列原子命题浓缩而成。在宏观规则作用下,由原子命题浓缩为宏观命题的过程,就是由微观结构向宏观结构的转化过程。

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的相互作用

特定的话语体裁是通过特定的格局来体现的,格局安排文本的整体序列,并赋予这些序列以具体的功能。因而可以说,新闻格局控制着新闻报导话语的生产流程和组织机制。但是,新闻格局与新闻话语的具体词、句(及其语义)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它只组织新闻话语高层面的格局范畴。对新闻话语语义起直接组织作用的实际上是文本的语义结构。那么,新闻格局与语义结构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或者说,新闻格局在新闻文本中究竟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呢?

在梵·迪克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新闻话语生产者的认知心理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对新闻格局的控制作用与新闻文本意义生成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分析,才能揭示出其中所存在的规律。

他认为,就像句法结构解释为语义结构一样,整体格局也是以整体内容填充的,整体内容由话语的话题或主题界定,由语义宏观结构来描写和解释。也就是说,在实际的文本分析中,首先可以将新闻格局置换为分级构造的语义宏观结构。其

次,新闻格局的每一范畴都支配着一个分层语义结构,处于分层语义结构顶端的是宏观命题,一个宏观命题往往就是一个话题或主题。宏观命题可以看作是分层语义序列的语义总结,它支配一个连贯的普通命题序列(即情节),并且通过宏观规则进一步生成详细的、局部的微观信息,从而将句子的语义微观结构与句子序列的总体宏观结构联系起来。格局范畴的作用就是赋予宏观命题以不同的功能,使宏观命题决定以何种宏观规则选择所要表达的微观语义信息。这样,新闻格局便通过形式范畴将功能赋予语义宏观结构,再通过认知自上而下地组织新闻报导的生产。

从认知的角度说,新闻格局对语义宏观结构的控制拥有一系列语用策略,“相关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所谓相关性,是指在新闻叙事中总是将重要的或相关的信息放在前面。也就是说,在新闻生产中起作用的不是命题的自然顺序(如时间顺序和因果顺序),而是相关性顺序。总结与实际新闻故事的分割就是相关性结构的一个范例。由于宏观结构表达最重要的信息,它首先作为总结被表达出来,而该总结的最重要信息又在标题中被再一次概括。这种排列原则也适用于新闻故事部分。例如,主要事件范畴一般领先实现,但是人们无法按照线性的、连续的顺序立即获得该范畴的全部信息。最先得到显示的往往只是主要事件的最重要信息,而它的细节则要等到其他范畴的高层面信息实现之后才出现。依此类推,新闻格局的每一范畴都是分期(in installments)实现的。相关性策略使新闻格局形式规则中的某些方面具有可变性。对规则变化的选择,恰恰可以反映出媒介和记者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

梵·迪克曾经从认知语用策略的角度对新闻话语生产的过程进行过总结。第一,激发实际情景的模型。第二,从情景模型中推导出主题结构,以使用语篇表达主题。第三,根据新闻价值观、其他的新闻工作规范、常规、意识形态等一套系统,决定主题结构中哪些主要主题最具相关性或重要性。第四,进行实际新闻生产:用标题表达主要相关的主题,用导语表述其他的顶部主题结构。第五,新闻故事开头表达主要事件的主要主题。第六,以下段落根据下列生产原则(写作策略)处理低一级话题:a.先写重要后果;b.先写总体事件或人物,后写事件或人物的细节;c.先提及事件及其后果,然后再提事件的起因和条件;d.最

后写环境,背景信息^[7]。这是他对新闻文本生产步骤及其制约因素的较全面的概括,它揭示出新闻生产过程是由若干中心监控机制共同构成的一套生产步骤系统,从新闻生产这一特定视角反映了新闻格局与新闻语义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

初步评价

梵·迪克不仅是一位建树颇丰的语言学家,也是当代话语分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话语分析理论经过了建立话语语法(1972-1977年)、创建话语认知处理的跨学科理论(1978-1983年)和进行综合性社会话语研究(1983年以后)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对新闻话语的研究,是其第三阶段的一项主要工作。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话语中的偏见》(Prejudice in Discourse,1984)、《新闻话语》(News as Discourse,1988)、《新闻分析》(News Analysis,1988)、《种族歧视和报刊》(Racism and the Press,1991)等。

对梵·迪克新闻结构分析理论的评价必须放到他的新闻话语理论的整体框架中进行。

由新闻生产外部条件的研究转向新闻文本的内部研究,并且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的一个创造性贡献。他曾明确指出,过去关于新闻和新闻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的“语境”方面,如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制约因素,而很少有人研究新闻话语本身,更没有人分析新闻话语与语境的确切关系,这只能说是做了“一半”的工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新闻话语“形式”的研究。所谓形式研究,即对新闻文本的形式特征和话语语法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他着重探讨了新闻报导的话语格局及话语内容的形式表现即语义结构,同时,这种探讨又不是纯结构的,而是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将新闻话语的结构模式与语用策略及具体语境结合起来加以阐释,从而使他的新闻话语分析呈现出内、外有机结合的特色。

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论特征。他将新闻话语放在跨学科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为新闻话语研究提供了立体式的多维视角,这是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的另一个突出的成就。例如,他将新闻文本的生产 and 理解过程,与记忆、知识预设、命题建构、认知模型、情感态度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既清晰地勾勒出新闻生产或理解的内

部流程和控制因素,又充分反映出影响这种流程的外部因素。这就涉及到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使新闻话语分析成为多学科综合的接合部。在此基础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通过调查分析大众传播和种族歧视等方面的话语材料,有力地揭示了西方当代社会话语控制的真实情状,在学术界及现实社会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结构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一个常用术语。对新闻结构的研究,是新闻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定的话语(文本)往往有其特定的结构模式,只有对这种结构模式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弄清文本生成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而“促进我们对于一种制度即一种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的理解”^[8]。因此,不但为我们分析新闻话语结构提供了一个范式,而且是我们全面把握其新闻话语理论的一个枢纽。具体地说,梵·迪克新闻话语结构分析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新闻文本生产的角度说,对新闻结构的理解有助于新闻生产主体对新闻文本性质和特征的把握。如前所述,新闻格局的功能,是对新闻文本的话题进行顺序编排和范畴分类,所以,“一旦弄清楚书面话语格局组织的规则、策略(strategies)范畴,我们在具体的写作计划中就有了(规范的)基础”^[9]。因此,对新闻结构的研究,可以加深新闻记者或编辑的专业化意识,提高他们写作或编辑的水准和效率。

其次,从新闻文本接受的角度说,对新闻结构的认识有助于接受主体对新闻文本的解读。按文学研究中阅读解释理论的阐发,读者对新闻格局的把握,实际上就是对新闻文本深层结构编码的理解,因为有了新闻结构的预设,才使受众对新闻文本的阅读理解成为可能。已有不少研究表明,经常阅读新闻的人,可以建立起新闻结构的“期待模型”;“新闻结构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包含人物、时间、地点、态度、评论等变项的固定程式排列”^[10]。当然,文本阅读并不完全简单地就是一种符号系统与另一符号系统获得同构,它也有可能是一种重构行为。这就涉及到主体认知因素的许多方面。梵·迪克的新闻结构理论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它不仅涉及新闻文本的话语组织系统,而且涉及生产和读解这一文本的主体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语境,充分表现出新闻话语分析的综合性特征。

再次,从研究者的角度说,对新闻结构的探讨是全面的新闻话语分析的基础。结构分析可以揭示新闻话语行为的交际动因、修辞选择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可以揭示新闻话语交际中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偏见。由于知识、信念、态度、意识形态在语义结构的认知构建和再现中起着重要作用,对语义结构进行分析,也就可以成为了解文本生产者和接受者与此文本相关的知识、信念、态度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窗口。

梵·迪克的新闻话语结构分析也存在着有待继续深化的方面。他自己曾说,虽然在结构研究方面所提出的这些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但“我们对于媒体话语的精确结构和处理过程仍知之甚少”;“对一种系统的新闻话语理论以及对新闻结构与新闻生产和接受过程之间关系的描述,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化”^[11]。这说明,无论是对于新闻结构本身,还是对于新闻结构与文本外部条件之间关系的研究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中我们只是初步勾勒了梵·迪克新闻话语结构模式分析的基本框架,所涉及的只是梵·迪克综合性新闻话语分析成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他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新闻的社会认知方面所做的许多实证性分析,这里都未能做出介绍。笔者只是希望藉本文以达抛砖引玉之效,使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界对这位本不该忽略的学者及其成果产生应有的注意和兴趣。

注释

[1] van Dijk 的汉译比较混乱,有诸如梵·迪克、冯·戴伊克、范岱克等译法,本文取前一种译名。

[2] 在话语分析理论中,话语(discourse)与文本(text,或译为语篇)两个概念往往不必严格加以区分,大致前者多着眼于话语行为本身,后者则多着眼于话语行为的语言表现形态,但两者都是指在语句集合体基础上所形成的超语言学意指综合体。

[3][4][5][7][9] 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77页,第81页,第109-110页,第69页。

[6][10]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4页,第130页。

[8] 王先霭、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1] Teun A. van Dijk (1988). News as discours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Hillsdale, New Jersey. 23, 16.

[责任编辑:天则]